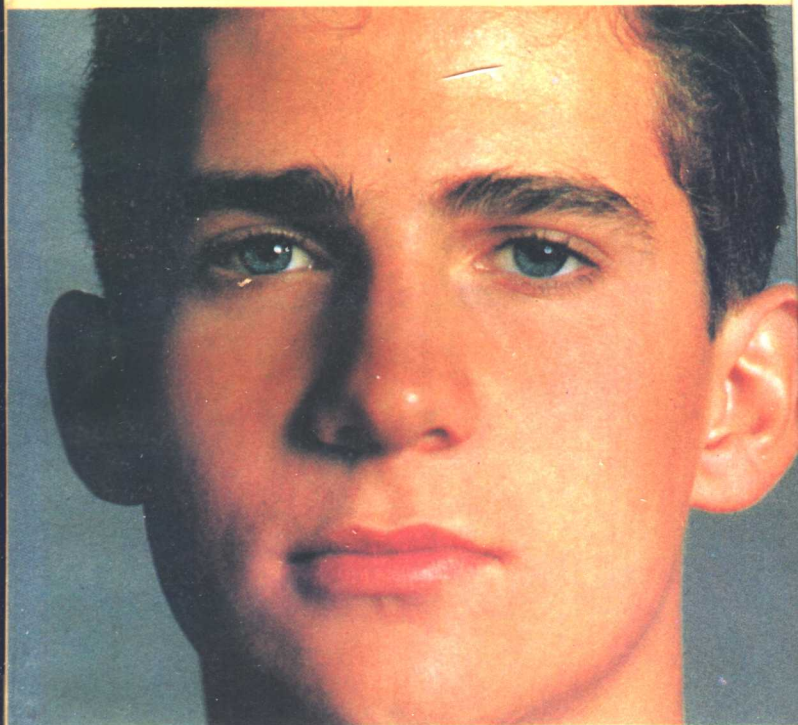


Apreniendo a ser rey



王子从军记

—— 西班牙王储成长之路

〔西班牙〕伊斯梅尔·富恩特 著

王子从军记

—— 西班牙王储成长之路

〔西班牙〕伊斯梅尔·富恩特 著

沈 安 康花娥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书 名: Aprendiendo A Ser Rey
作 者: Ismael Fuente
出版社: Ediciones Temas de Hoy S.A.
(西班牙)当代问题出版社
根据西班牙马德里当代问题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翻译

王子从军记

——西班牙王储成长之路

〔西班牙〕伊斯梅尔·富恩特著

沈 安 康花城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窄32开本 4.375印张 插图8张 6s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 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100册

ISBN 7-5011-1075-1/K·155 定价: 1.00元



上图 王子在
圣哈维尔空军
学院驾驶飞
机。他飞行了
150多小时。

(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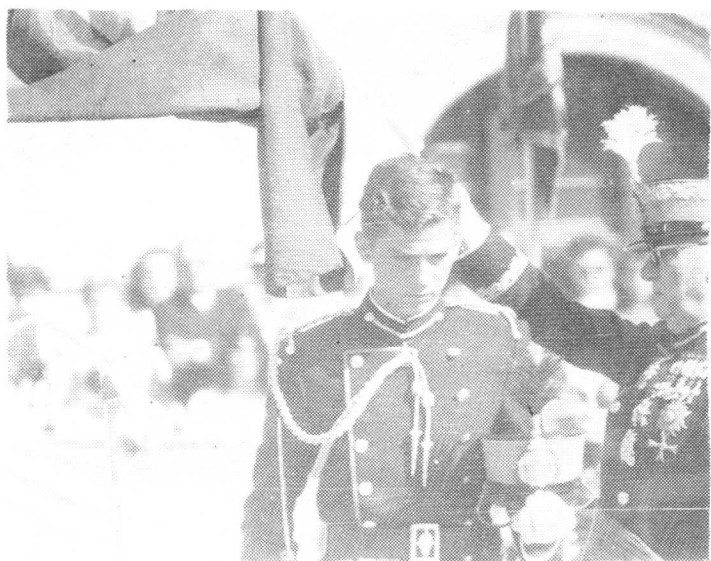


左图 身着空
军军服的费利
佩·德博尔冯
王子。

(1988年)



图三 王子在萨拉戈萨军事学院兵器大院庄重地向国旗宣誓。(1985年10月)



图四 王子满18岁的当天在议会庄严地向宪法宣誓。
(1986年1月30日)

“风和海燕的船长，你今天通过大海的冲击获得了奖 …… ”

（萨尔瓦多·达利1986年1月30日在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向宪法宣誓的仪式上发表的祝辞）

序

我的这本传记的作者要求我写几句话作为这部书的开头。我感谢他为我做的贡献，特别是他为在本书收集我有生20年来发生的主要事件而做出的努力和奉献。

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为我的人文、宗教、智力和军事教育贡献了时间和耐心，做出过不懈的努力，并与我合作过的人表示感谢。

我在洛萨莱斯学校、雷克菲尔德学院和三所军事学院的学习生活，对于我至今仍是难忘的经验，这不仅是由于学到的知识，而且，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大量的人际接触有利于我自己人格的形成，也由于随时通过尽可能多的活动享受友谊与友情。

我知道，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学习，要从事作为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而受父母——国王及王后委派的必须从事的活动。我将永远铭记父母对我的谆谆教诲，在各种场合都提醒我不要忘记我是谁，

西班牙第一，毫不犹豫地为西班牙人及其命运效劳。

诚如我在其他场合所说，我希望满足西班牙人对我寄予的希望，在上帝决定时，继承我父亲——国王陛下今天兢兢业业奉献的王国。

费利佩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

致 谢

在作者鸣谢这一必要的章节中，我想首先提及的是费利佩·德博尔冯亲王，无论在加拿大（他在那个国家学习期间）还是在西班牙，他都慷慨地为我用去了大量的时间，并允许我就他生平的细节提问。第二个要提及的是国王军事副官何塞·安东尼奥·阿尔西纳中校，近4年他是王子真正的家庭教师，自1978年10月他进入王宫起一直是培养王子工作的关键人物。王子在加拿大学习的一年以及随后三年军校（萨拉戈萨、马林和圣哈维尔）学习中，包括乘“胡安·塞瓦斯蒂安·埃尔卡诺”号旅行期间，阿尔西纳献出了他的一切。他始终陪伴王储，无疑，他是王子家庭之外最熟悉王子的人，也是费利佩·德博尔冯最信任、最钟爱的人。没有他们两位的贡献，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的第一部传记就会成为一个简陋的大事记。

我还要感谢王宫秘书长萨维诺·费尔南德斯·

坎波，他是一位有很高政治才能而又十分谨慎的人；感谢萨苏埃拉宫新闻秘书费尔南多·古铁雷斯，由于他的效率和善良，他受到各种传播媒介众口一辞的称赞，并在不同场合为我接近王子提供了方便。

目 录

序

致 谢

第一章 现在影响着未来…………… (1)

第二章 “现在有三位博尔冯让您选择， 将军” …………… (16)

第三章 “阿斯图里亚斯，上帝把你变成 一块宝石！” …………… (36)

第四章 “为了学习国王这个职业我必须 做出许多牺牲” …………… (49)

第五章 大西洋上的“阿多拉” …………… (68)

第六章 “愿西班牙今天并永远为你而骄 傲！” …………… (85)

第七章 “我将为了爱情与我喜欢的女人 结婚” …………… (103)

第八章 死亡在身旁 生命在前头 …………… (116)

译后记

第一章 现在影响着未来

1988年3月3日，星期日，下午3时。白天，西北风狂飞乱舞，令人头痛，心烦意乱。晚上，从黄昏起，除了海天交际处悬起一轮圆月，没有任何天气好转的征兆。位于阿利坎特的爱园“石山旅馆”，是个供游客休养的度假旅馆。在阿利坎特和卡塔赫纳之间的海边，这类汽车旅馆多得很。要不是从1987年9月2日至1988年7月15日，石山旅馆带游廊的35号客房被一位房客长期包租，也许它永远也不会被载入史册。这位房客的全名是：费利佩·胡安·巴勃罗·阿方索·德·托多斯·洛斯桑托斯·德博尔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他就是圣哈维尔空军学院三年级少尉费利佩·德博尔冯。这所空军学院也位于地中海岸边，从旅馆向南走15公里便到。33、34、36号三个房间包给了他的军事副官、海军陆战队中校何塞·安东尼奥·阿尔西纳和国家警察局的两位上尉伊格纳西奥·因萨及

何塞·玛丽亚·科罗纳斯。他们负责这位特殊的候补战斗机驾驶员的安全。

四套房一模一样，一侧面向旅馆游泳池，像个大调色板；一侧朝着大海，不过中间还隔着带游廊的客房和一片草坪。草坪宽不过百米，穿过去便是海滩。海滩实际上空无一人，因为这一天既非周末也不是假期，也没有冬季游客或无所事事的老年人来这里，而这四类人正是这座三星旅馆的主顾。如果说挑选这地方是为了让王子在学院以外有个“家”，那么，这并非仅仅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这里条件极合适），而是因为，这里不管怎么说都是这一带最好的去处之一，尽管比萨拉戈萨大饭店（1985—1986年王子住过）和庞特维德拉国民酒店（1986—1987年下榻过）略逊一筹。

天气很冷。老天爷大概是疯了，要不就是个钻到水底的游泳迷。皎洁如盘的一轮满月，也没有使这萧条的景象有多大改观。费利佩·德博尔冯从一辆蓝色大众桑塔纳汽车下来，沿着游泳池的边缘，从迎客厅径直走向旅馆社交厅——那儿有酒吧、餐厅和各种沙龙。

身着军便服的博尔冯少尉要了一杯加牛奶的热咖啡，以便“暖和一下身体”。见到他这副优雅的仪态，谁都不会说他刚刚度过了非常艰巨的一天，还会以为，在圣哈维尔学院这样一座军事学院，实际

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副样子呢。早上6时15分吹起床号。洗漱，早餐，半小时学习。今天是个例外，王子8时整的飞行课推迟了，因为他要等待把近一百名文字和摄影记者从马德里送到空军学院来的专机。国防部组织这次记者远征，是为了让新闻媒介能第一手地报道王储的活动。

对王子来说，为了这“向新闻界敞开大门的一天”，首先付出了个人的代价。他希望维护自己的私生活，但在他的私生活也是官方义务之一时，他还是不遗余力去做的。这一天就是如此。由于3月3日下午有重要的滑翔考试，整个上午还必须应酬新闻界，所以，前一天晚上，他宁可不看联邦德国拜恩(巴伐利亚州的城市)队和马德里队的足球赛的电视转播(经过90分钟激动人心的比赛，德国队以3:2赢了马德里队；不过，几天后，马德里队在贝纳德乌以2:0的胜利淘汰德国队)，而躲到他的宿舍学习。那天晚上，学院内空空荡荡，平时聚会的场所也空无一人，大家都看电视去了。在没有站岗或值勤的人中，只有少数人没有去看电视，王子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我感到这一点了。开始时，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精神集中起来，不过，不必过于看重这事。”

王子自幼喜欢马德里大西洋队，不过随着岁月

流逝，这种热情渐渐淡漠了。现在，他“从远处”关注“联盟杯锦标赛”的结果，他也想一场不拉地观看全国选拔赛和西班牙队在国际比赛中的重要赛事。（这天电视转播的第二场比赛是巴塞罗那队对德国的拜恩队，结果踢平，王子也没看，因为转播开始时就吹熄灯号了。）

王宫军事办公室主任海梅·巴拉中将军和空军参谋长费德里科·米恰维利亚中将军不寻常的出席，为考试增添了庄严的气氛。这两位高级军事首脑和学院院长何塞·玛丽亚·佩雷斯·图多上校向记者们介绍了王子的工作和成长，训练计划和他同41分队战友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同时，不失时机地赞扬王子说，他的名字将光荣地排列在全分队名册的第一名。

听完军事负责人们的“简报”，记者们有机会在地面上——再恰当不过的说法——证实了王子驾驶的C—100歼击机在他们的头上一掠而过。陪着王子的是他的永久保护人、年轻的吉列尔莫·金塔尼利亚上尉。此人性格刚毅，训练有素，很得宠，在空军中可能大有前途。摄影机对准博尔冯少尉，还拍摄了第三中队的队列；记者们观看一节飞行课，然后在学院的学员酒吧休息。一般的说，看过全部电视报道的人，对王子的情况会有一个相当深刻的印象。

人头脑里的活动是无法了解的，但完全可以肯定，博尔冯上尉登上飞机，向一群记者和摄影师展示自己的英姿时，激动地想起了埃克托尔·德尔阿亚·贝雷尔少尉和卡洛斯·蒙塔尼奥·纳瓦尔波特罗斯上尉。他们是1987年9月29日训练飞行时在这条跑道上牺牲的，他们驾驶的一架“门托尔”式飞机坠落爆炸。博尔冯少尉和德尔阿亚少尉还没来得及互相认识，因为他们仅相处了27天，况且第三中队的75位战友王子都不认识。飞机遇难时，费利佩·德博尔冯和另28位战友都在飞行。他事后才知道，那位遇难学员的父亲现在是某著名航空公司的驾驶员，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在圣哈维尔空军学院学习时的同窗。

20年来，这所学院一起死亡事故也没发生过。正如某传播媒介所暗示的，甚至这次事故也非机械故障所致，它的理由是，这些飞机的引擎和机身虽然经常维修，适合训练使用，但毕竟是些老飞机。事实的确如此。因之，如果不是正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王命令继续训练，不作任何变动，费利佩·德博尔冯的课目就会被推迟。

不管怎么说，王子那天下午在飞行考试中毕竟得了80分（满分为100分）。几天前，在航空航天理论考试中，他得了95.5分。上级对王子品行和素质的评语是“强于律己”。第一学期结束时，王子是

普通飞行课85分以上的5名学生之一。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后来的3个月里被编入荣誉学员名册，这至少意味着两个特权：每天晚上6时至10时（散步时间）可免除服务；每两周有一个自由周末，即从星期五中午到星期日吹熄灯号可以自由活动。

所以，这个月圆的晚上，王子来这里要了杯加牛奶的热咖啡，暖和一下。他无需任何特别批准，就可以和本书作者谈话。王子是石山旅馆的常客，所以他的英姿出现在旅馆快餐厅时，没有引起任何骚动。王子身高1.97米，体重81公斤。他坐在一张桌子旁，等着给他上炸丸子和他向侍者要的猪排与奶酪。

“考得我精疲力竭，”他自然地评论道。

在两小时非正式谈话中，他轻松自如，对我给他看的一大堆笔记本很有兴趣。

“好，看看我是不是终于知道我出生的时辰。”

我告诉他是1968年1月30日12时45分。

“对。王后有一次对我说是中午过后。”

他接着问：“这些笔记都是关于我的？我做了这么多事？”

他没等我回答，做了个同情的手势。

我不能不把1988年3月这次面对面的采访，同1984年10月我在加拿大和王子的见面相比较。那次也是单独会见，为的是写一篇关于他在雷克菲尔德